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克雷默夫妇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克 雷 默 夫 妇

Kramer Vs. Kramer

by Avery Corman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 1978

日本《电影旬报》杂志1980年四月上旬号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九，内容包括美国畅销小说《克雷默夫妇》，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和有关影片的其他材料。《克雷默夫妇》描写了一个有事业心的妇女，抛弃了丈夫和六岁的儿子出走，十八个月后又回来要求孩子的监护权。这是一部出色的描写夫妇和父子感情的美国当代家庭悲剧，而且它还涉及当代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故事中的主人公也都是极其典型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物，他们的烦恼突出了时代的问题，成了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因此，它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克 雷 默 夫 妇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¹/₄ 插页：8 字数：163,000

1981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0册

统一书号：8061·1601

定价：1.10元

编辑例言

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是向从事电影创作的同志们以及有志于写作电影剧本的一般读者，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改编电影剧本，同时提供据以改编的原作或有关素材。通过这种编辑方式，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原作和改编剧本，这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两者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从中看出原作和剧本在表现主题、安排情节、刻画人物和处理场景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看出两种艺术手段，其中特别是电影手段的长处与局限。我们认为，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要比阅读一些有关改编问题的抽象理论更易于得益。

就我们所知，改编向来是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方式。自从电影发明以来，世界各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剧本是为数极大的。这些改编的作品，其原作有的是古典小说或戏剧，有的是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品，其他诸如回忆录、传记以至新闻报道等也都可以成为改编电影的素材，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对原作做了忠实的“电影化”，即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有的大刀阔斧，删繁就简，使其线索单一，人物突出；有的则添枝加叶，大事繁衍。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然而，毫无瑕疵的样板式的模式是没有的，一成不变的艺

术加工方法也不存在。我们向读者提供这套丛书，并不是想向读者提供什么范例，也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之作。我们没有对这些作品的改编技巧进行什么分析评论，这一方面是囿于水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先入之见，影响读者独立研究的兴趣。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这套丛书中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旧书的重版，如《罗马11时》，有的则是新编的。特别是新编的选题，按例应当除了作品本身以外，尽量编入一些有关资料，如原作者或改编者关于创作意图或经验的文章，有关的评论以至改编影片的剧照等等，这样就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有助于分析研究的材料。但是由于我们手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编选的资料，这十年来“四人帮”肆虐的结果，使我们原有的资料散失殆尽，而近十年来的外文书刊则全付阙如。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的头几本在内容上显得比较贫乏，也反映了“四人帮”对电影研究工作破坏之严重。好在这套丛书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出下去，我们相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恢复和开展，这种缺陷一定会逐步得到改进和弥补。希望读者热情予以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一九七九年春

目 次

克雷默夫妇 (小说)

..... [美] 艾弗里·柯尔曼 天 民译 (1)

克雷默夫妇 (电影剧本)

..... [美] 罗伯特·本顿 安 可译 李正伦校 (211)

附录:

评《克雷默夫妇》..... [美] 弗·里奇 谢榕津译 (242)

法律专家谈《克雷默夫妇》

..... [美] 乔·杜利 谢榕津译 (246)

影片编导罗伯特·本顿

..... [美] 乔·杜利 谢榕津译 (248)

轰动西方影坛的美国影片《克雷默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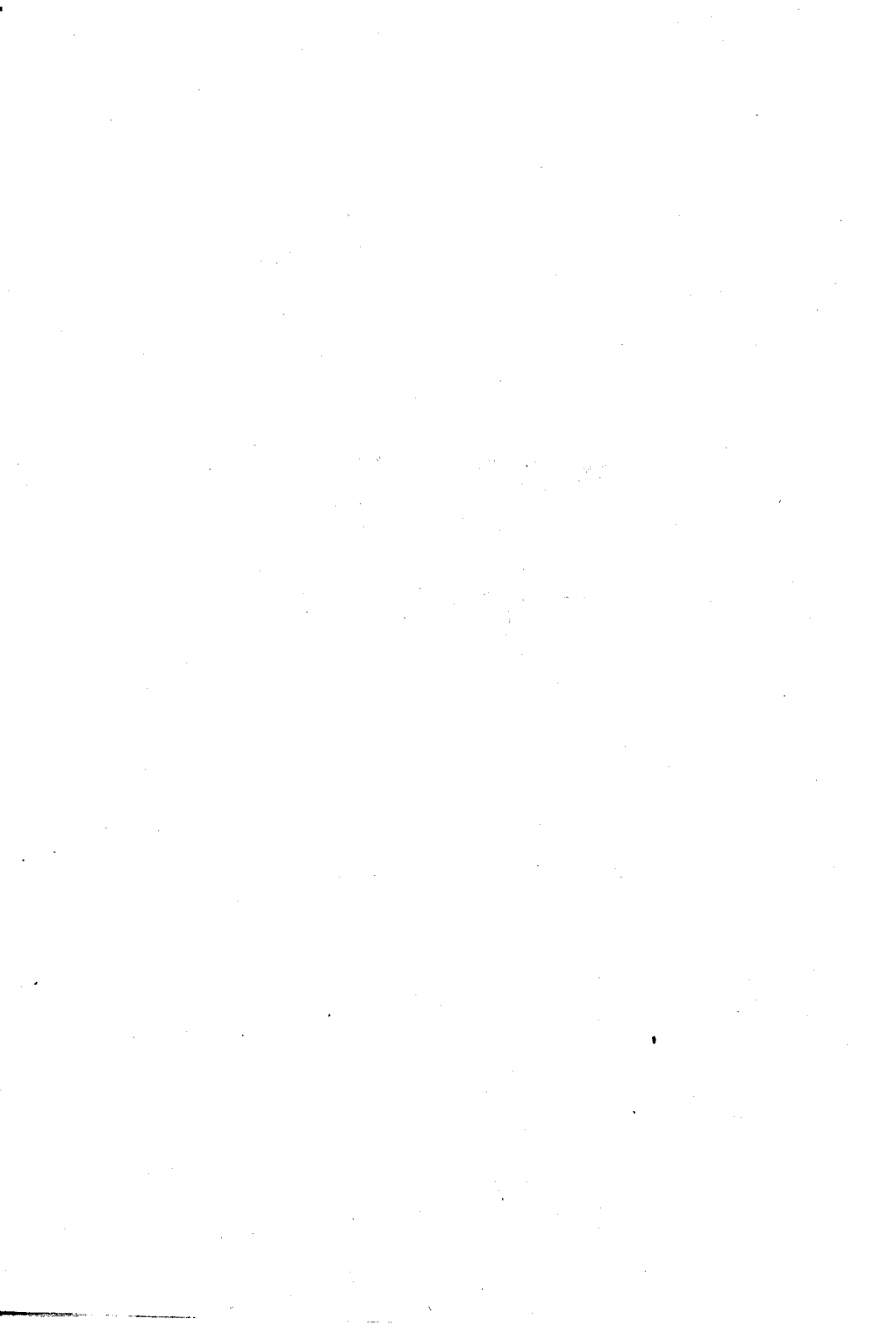
..... 胡思旅 (250)

克雷默夫妇

(小说)

〔美〕艾弗里·柯尔曼

天民译



第一章

看到出血，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无论在书本里也好，生理课也好，都未曾提到过关于出血或者床单上的褐色血迹的现象，这都是他没有想到的事。他向来就很怕疼，所以打算帮她减轻一些痛苦。

他承担了他应该充当的勇士的角色，督促她说：“亲爱的，我就在你身边。来！现在就做呼吸运动。”

“一、二、三，呼气！”

“去你的！”她顶了一句。

他上过“自然分娩协作小组”的课程。成为和产妇协同工作的助手，这是他原来的打算。可是当他进入产室时，人家没有等他来，就已动手了。乔安娜断断续续地呻吟着，躺在旁边床上的一个妇女用西班牙语呼天叫娘，可是呼天不应，叫娘不灵。

“我们俩一起来做呼吸运动吧，”他和颜悦色地说。

但他的话是多余的。乔安娜痛得头晕眼花，双目紧闭。护士把他推开，把流出来的鲜血和排泄物揩干净。

乔安娜第一次挺起肚子让他听听胎息，他说这是个奇迹。这是无意识说出的一句话，他对于这个生命开端的迹像并不感兴趣。原来是她提出要生个孩子。在他看来，这是婚后必然的一步，所以就同意了。她拿掉了节育环，一个月后就怀孕了，泰德很惊讶。这是她的主意、她的胎儿、她的奇迹，这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

他也知道，她身上所发生的生理变化是理所当然地和自己

密切相关的。但他感兴趣的却非她所孕育着的小生命，而是性生活中她的腹部对他的下部的压力。他开始注视街头路过的体态丰腴的妇女而想入非非。她们的风姿招惹着他，是他的自我幻想呢，还是某些难以言传的性的隐秘呢，他也说不上。泰德·克雷默的办公室附近有一家专门上映色情片的电影院，那里的大厅挂着的照片从来没能吸引他去看上一眼。可是现在泰德却留连不舍，想着假使拍一部色情影片《泰德和胖姑娘》能赚多少钱。

乔安娜怀孕后第六个月就大量出血。她的产科医生费斯克博士，在杂志上被被誉为西方最出色的青年妇产科医生，对乔安娜提出以下的告诫：“卧床休息，把塞子塞起来。”泰德和乔安娜两口子对于医生所用的医务名词不得要领。泰德为此在深夜走访费斯克医生。博士对于这种不属于急诊范围的问题颇不以为然，尤其是出于男性之口，更不适当的是研究关于词义方面的问题。他的答复是：“让她尽量躺着，不能有性行为。”泰德回家和乔安娜商量是否可以换个医生问问，可是她不愿意，因此两人就在床上分卧。三个多月之后，乔安娜顺利地到了分娩期。

……泰德对于自己不检点的行为难免内疚，他为了抑制自己的情欲，成天忙于为婴儿准备衣服、垫子、小床、活动椅、夜灯、推车，以及为孩子取名等等问题。

乔安娜注意的是一些细小的东西，如婴儿坐的高凳有没有可供幼儿拨弄的珠串等等。她在这些方面远较泰德细致得多。她很快就掌握了一些有关保育的行话，都是她过去没有学过的。泰德认为这是母性的本能。他对于诸如“被包”、“摇床”等专门用语总是弄不清楚，只有一些形象化的东西，如围在小床四周，画上小兔子等示教图形的“防撞垫”等才能认得出来。

乔安娜购买孕妇服装的那家商店，名称叫“圣母像”。他认为这个店名很合适，因为这符合了他对于这位美丽的未来的母亲的想法。她的肌肤光润、明眸善睐，是个贞节的圣母的化

身。要感谢费斯克医生的教导，乔安娜看起来并不像是个初产妇。她身高五呎三吋，作为一个模特儿略嫌纤弱一些，还是更像个引人注目的女演员。她的身材苗条，乌黑的长发、高鼻梁、棕色的大眼睛，胸脯也很丰满。泰德认为她是“这一带最漂亮的一位女郎”，可是他对于自己外表评价可不高。他是个还有一定吸引力的男人，身高五呎十吋，棕色的眼珠，淡褐色的头发。可是他自己知道鼻子略嫌长了一些，头发也逐渐稀了。当他拥抱着乔安娜的时候，他认为她是个美人儿，他希望生下来的孩子最好像乔安娜而不要像他。可见他对于自己的估价。

在她妊娠期间，泰德一直体贴入微。他很乐意在半夜里给她带回排骨之类的小吃，或者为她出去跑一趟买冰激凌，但是她倒没有这种常见的怪癖，于是他回家经常带给她鲜花。如果是在过去这样做，他会认为自己太过于浪漫主义了。

乔安娜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她睡得很香。可是他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总是恍惚感觉有一种捉摸不到的不安的情绪。

十对夫妇都到格林维区的赭石村集中了。生理课的教练保证说，女方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如。谈话是一本正经的，但却没有注意到十个大腹便便，甚至步履维艰的妇女怎样能控制好自己。对男方的说法是他们可以对孩子们的降生起到积极参与者的作用。教练是一位穿紧身衣的青年妇女，她是所能见到的唯一的没有大肚子的女人。当讨论胎盘问题时，泰德瞧着她和她平坦的腹部，回想到他过去对于体态丰腴的妇女的幻想已经告一段落了，于是又一次想入非非。

课程进入了使泰德惊讶不已的讲授。在银幕上映出的彩色幻灯片提供有关胎儿生长的图像是泰德从未见到过的。随后见到的新生的婴儿，苏醒过来的妈妈，兴高采烈的爸爸。那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孩子，而不是出现在书本上或者躲在她肚子

第二天午餐时，泰德在42号街图书馆的台阶上坐着吃冰激凌苏打。他先看了一下“劳德·泰勒”关于生孩子的须知，估算着要花多少钱，然后又算算“赛克司”儿童床的费用，蓦然间他明白过来，他原先那种捉摸不到恍恍惚惚的感觉是恐惧。他害怕了。他怕的是乔安娜会死去。他怕的是孩子活不了。他惟恐两个都死掉。他还担心他们也许都安然无恙，而他自己到后来倒有可能去世。他想着抚养孩子的费用问题。他还担心怎样抱孩子，别一失手把孩子掉在地上。他就怕孩子生下来是个瞎子、低能儿、残废、缺胳膊少腿、缺根手指，或者皮肤上有斑点。他还怕自己不够格，不符合作个好爸爸的条件。他忧虑重重，可是没有告诉乔安娜。

他对付这种种顾虑的办法是置诸脑后。他要做到超凡出众，掌握一切，不懂得的要搞懂，不打算碰运气。他一定要成为一个数一数二受过严格训练、知识渊博的上过生理课的父亲。在每周上课期间，他思想集中，一丝不苟。他几乎像超人般具有X光式的眼力，洞察到乔安娜肚子上的婴儿的位置。乔安娜怀孕九个月时，不舒服的感觉增加了。泰德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鼓励她一起来做呼吸运动。真是一位模范的未来父亲。

到生理课结束时，他们到当地一所学校里去看一部使用自然分娩法生孩子的影片。观众是形形色色的未来父母，肚子的形状也各不相同。泰德感觉和他们如同亲属，逢人便笑。电影结束后，课业就算完成了。泰德·克雷默准备迎接孩子的诞生了。

“如果我不成功的话，你会感到失望吗？”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我和一个人谈过，她的孩子是拽出来的。她感到很遗憾的是生的时候没有醒过来。”

“他们说过，不会不成功的。不必担心，亲爱的，你尽力

而为就是了。”

“就这样。”

他默默无声地说——乔安娜，可别死在我身上。失去了你，我是受不了的。他不愿意使她担忧，更不愿意使人看出他自己恐惧的心情。

电话来时，他正坐在办公室书桌前，开车到家只要十分钟，他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一开头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并没有依赖车子的速度，乔安娜分娩的那种艰难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一回家就看到乔安娜滚在地上，蹶作一团。

“我的天——”

“疼得很厉害，泰德——”

“耶稣基督——”

看到她这样痛苦，他学到的一切一下子忘得一干二净。他等着她的宫缩一过去，马上就拎起他经过多时准备的那个包——车子等在外头——他们立即直奔医院。

“我受不了啦。”

“不要紧的，亲爱的，呼吸。”

“不行。”

“你能行，求求你，呼吸！”

她尽力作规律性的呼吸，据说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减轻痛感。

“不痛了。”

“亲爱的，你下次一定要努力掌握这个方法。记住没有。要掌握好。”

“也许他们还是替我把孩子取出来的好。”

在79号街和派克大街之间交通阻塞，汽车开不过去了。

“我们不能停啊！”泰德对着司机喊道。

“先生，你叫我有办法呢？”

泰德从汽车里跳了出来。

“有急事啊！要生孩子啦！有急事啊！”

他跑到水泄不通的车辆中间，挡住这边的车，又放行那边的车，顿时成了一个热心的交通警察了。

“该死的，那辆卡车动一动。大家来疏通一下。”这个急疯了的人把纽约市的那些老资格的司机们弄糊涂了，他们老老实实地听从指挥。这当儿他可真威风凛凛，成为纽约闹市交通阻塞中搭救孕妇出险的勇士了。车子飞速驶向医院，司机遵照他的指令，俯身按着喇叭。——“闯红灯！罚款由我付。”

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可他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一到医院，乔安娜就被送上了楼，他独自呆在接待室里，已经成为一个下台的英雄了。

医务人员已一切就绪，把她下部的毛剃掉了。

他向接待室的人员提出抗议，“你们太不讲理了！我老婆需要我上去帮忙。”

“他们会下来找你的。”

“什么时候？”

“大概要二十分钟，克雷默先生。”

“现在每一分钟都是性命攸关的！”

“是啊，我们知道。”

在接待室里有个三十来岁的壮汉，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
里，若无其事地像是在看电视似的一动不动。

“是头生吗？”他问泰德。

“是这种说法吗？”泰德怒气冲冲地问道，“头生？”

“唉，老兄，我这是朋友式的问候。”

“真对不起。是头生，第一次。”泰德自己也感到好笑起来。

“我是第三胎了。”

“要等待。正当你感到和她的感情最亲密的时刻，他们就
把她带走了。”

“很快就好的。”

“可是我本来应当在她那儿的。我们学过自然分娩法。”

“是吗？”

“你呢？”

“瞎吹牛，还不是老规矩，让她昏过去，无痛分娩，孩子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啊，不是吗？”

“你不打算在场吗？”

“我会去的。过几天，到半夜我就会去。”

这两个人就没有再交谈下去了。泰德忐忑不安，琢磨着这样办究竟对不对，而那一位还是那样的坦然自若。终于接待室工作人员通知泰德，他可以上去了。他向产房走去，乔安娜一定是在等着他帮忙。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复习他所应该配合的各项动作：计算好宫缩的时间间距，协助她有规律地呼吸，和她闲谈以分散注意力，揩干额上的汗水，润湿干燥的嘴唇。他会掌握得很好，甚至忙得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他走进产房，看到乔安娜躺在床上，由于宫缩，身子扭来扭去。就在此时，她对他说“去你的”，以此答复他要她作正确的呼吸运动的要求。邻床的妇女用西班牙语喊叫着。护士把他推向一旁。根本就没有按原来拟订的程序做。

终于费斯克医生来了，黄头发，高个子。他对泰德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过道里等着”。过了几分钟，护士招呼他进入室内，费斯克医生点点头，走了出去。

“快了，”护士说，“到下一次宫缩，我们就帮她挣。”

“你感觉怎么样啦，宝贝？”他问乔安娜。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

宫缩又来了，他鼓励她挣。又过了几次剧烈的宫缩和推挣，他看见了一片黑乎乎的东西逐渐露出来了，是胎儿的顶

部，这是他亲生孩子的第一个迹象。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事，他害怕了。

费斯克医生回来了。“是克雷默先生吗？我们就进去给孩子接生吧。”

泰德吻了乔安娜，她勉强地笑了一下。于是他便和费斯克医生到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去了。

泰德像个医生似的擦洗干净，穿上了一件蓝色的罩衫。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这一副打扮，想到实际上他对这件事是无能为力的。蓦然间，他原先的恐惧感又向他袭来。

“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我想不会。”

“进去之后你不会昏倒吧？”

“不会。”

“你知道吗，过去初次让做父亲的人进入产房时，就有一种说法。有人看到老婆生孩子之后，在一段时期内就丧失了性功能。”

“啊！”

“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男子若不是因看到生孩子的过程给吓坏了，就是为了妻子的痛苦感到内疚。你知道，这就是他们干的好事的结果……”

费斯克医生带着职业性的幽默感说：

“怎么说呢，我们对这种说法还没有足够的依据，可是这就形成了种种无稽的猜测。你的意见呢？”

“我也说不上。”

“好吧，克雷默先生，你可别晕倒，也不要搞得丧失了性功能，”费斯克笑道。克雷默对于这位行家和他开的玩笑很难接受，他的神色紧张得很。

他们走进产房，看到乔安娜躺着的姿态很不雅观，好像是在举行一个古怪的献祭仪式，一条床单挂在身上，两条腿搁在架

子上。房间里挤得满满的。几个医生、护士，还有三个实习护士在场，观察着跷起双腿的乔安娜。

“好，乔安娜，我叫你挣的时候你就挣，然后就停。”医生说道。

泰德夫妇在家时做过这种练习，这是他们学过的动作。这时，泰德的心情平静了一些，对此他还略有所知。

“泰德先生，靠近乔安娜身边，可以从这儿看。”他指了一下台上的镜子。

“好。挣！挣！”医生叫道。情况发展得很快——一阵阵的疼痛袭来，乔安娜喊着、叫着，在间歇时她尽力歇口气再深呼吸。然后泰德扶住她，挣的时候抱着她，她就一下又一下地朝前挣。“你现在就想着——生出来，宝贝！”泰德按照分娩课上的教导对她说。泰德抱着她，她挣了又挣，终于孩子生下来了，哭着，乔安娜也哭着。泰德吻了乔安娜的额部，吻了她的眼睛，吻了她的眼泪。房里的其他人毕竟也不是袖手旁观者，大家笑逐颜开，甚至医生这位主角也微笑着，在喜庆的气氛中把孩子放到旁边过磅。泰德·克雷默俯身向着威廉·克雷默，数着孩子的四肢、手指、脚指，最后松下一口气，孩子到底不是个残废者。

他们俩在休息室里轻声地谈着——关于要电话通知哪些人，还有泰德要安排的家庭杂务等具体问题——这时乔安娜感到昏昏欲睡了。

“你干得真出色，乔安娜。”

“是啊，我算是过来了。下一次我把他从邮局寄来。”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他又到楼上的育婴室，看了一下孩子。他躺在纸盒子里睡着了，一个小不点儿。

“晚安，小儿子，”他喊了一声，似乎是要给自己证实一